

留下漂亮身影的謝豐舟醫生

文·圖/姜蘭虹

謝豐舟教授的仙逝，讓我這個局外人（非醫學、生命科學、神經科學、認知科學等等）很不能接受，而且悲傷了好幾個星期。如果與他共事過的人，一定記得他是一個充滿理想、見解、而且是一個行動力超強，處理事情迅速又能實踐（get things done）的人。和他同年齡的人，一定覺得他

怎麼做那麼多的事，不只是說說而已，而是把一個構想實踐，或一本書的出版；相較於留在原地打轉好多年而未實踐的人，實在差別太大了。

如果我們臺大人都有謝醫師十分之一的能量、五分之一的創意、三分之一的人脈與組織長才，我們作為人師的影響力會變



2015年10月於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討論室與《臺大超好玩》編輯同仁合影。後排左起：陳輔卿（小陳）、簡靖珊、陳思辰（Paul）；前排左起：馮高鼎（馮老闆）、謝P、姜蘭虹。

典型在夙昔～紀念謝豐舟教授

得多麼地更大？受益的人會如何地更多？而社會的進步又會怎樣地更快？我的論點（argument）是每個人都應向謝醫師學習，要積極努力，不畏阻力，不管自己是老、中、青，哪一代，都是一樣。我們身為臺大人，一定可以做得好。

由於與謝醫師非同行，到這幾年才知道臺大有這號人物。只略為記得有一次踏進臺大總圖書館時，看見一個有關臺大五代醫師家庭的展覽（註：2007年3月的杜鵑花節，在臺大校方的贊助下，於臺大總圖書館多功能廳舉辦了「太平町四丁目—大稻埕順天外科醫院的故事」特展）。原來謝豐舟教授出身醫學世家，家族五代見證了臺灣現代醫學發展的進程。我在電腦上，又看見3D版本，感到非常驚訝與佩服。臺大校園一定也有許多才華橫溢的學者，可是騎腳踏車的教授少了，開車的人由於車子玻璃太暗，難以窺見本尊，只能在臺大校訓、臺大校友季刊中，及僅剩的紙本刊物，可以見到這些人的介紹。我們得要好好珍惜這期編輯委員的費心，以及投稿者的用心，分享他們與主角的學術緣，更要感謝發起專輯的臺大同仁及林秀美主編，在《臺大校友雙月刊》紀念謝醫師，以表示大家對他的懷念與感恩。

認識謝豐舟醫生，是大約10年前在臺大校友雙月刊的編輯會議上。有一次剛好是有三位教授在幾個月內猝死，因此大家討論了這件事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兩位委員的發言。其中一位認為臺大老師因工作忙碌，而疏於運動，建議大家可以在早上6時於臺大校園集合，一起跑步，鍛鍊身體。另一位發言的是謝醫師。

他說臺大醫院應該把老師的健康照顧好，讓他們看醫生時不要等太久，臺大老師看病時，應該可以讓他們先看。我有兩、三次看病時就用上了：「我是臺大老師，要趕回去開會、上課，與學生見面。可以讓我先看嗎？」有一個時期，果真見效。不過絕大多數時候，我還是照著號碼排隊看醫生。有一次上午11時去等醫生，中午醫生午休，下午再繼續等候，最後下午3時才輪到我。我就開始體認到做醫生的辛苦，於是和其他病人一樣，儘量耐心等候，不要讓醫生為難。尤其是退休之後，開會次數減少了很多，與朋友、學生有約也盡量不要排在看醫生之後，因為臺大醫師的病人超過一般，我們要體認醫生的辛勞。

自從認識謝醫生之後，我在臺大校園及臺大醫院便有幾次遇見他的機會。雖然他一定

典型在夙昔

不記得我是誰，但是我還是以同事的身份，去請教他一些健康上的問題。原來他是婦產科醫生，也創立了臺大超音波室，與幾位醫師值班。這是我一年造訪兩次，做追蹤檢查的地方。在那裏遇見謝醫生時，我已經動完了手術，做了30次電療，要服藥5年以上，處於緩解期（in remission）的階段。這時候有一位資深的退休醫師很殷勤地與我聯絡：「你為什麼去動手術，還做電療，甚至還吃藥。你趕快來找我，我教你練氣功、打坐。你有看過我寫的兩本書嗎？」我如驚弓之鳥，馬上到這位相識多年的醫生的實驗室及家中拜訪、取經與聽訓，如同做錯了什麼事一樣。我趁著一次做超音波檢查時遇見了謝醫師，跟他敘述了我朋友的忠告，也請教他我可不可以「偷偷地停藥」（那位朋友教我的）。他很用心地聽完了我說的話，告訴了我：「她的情形與你的不太一樣，自然療法對某些人才有效，你已經通過了手術與電療兩關，剩下的就是改變生活型態及調整飲食，每天就吃那麼一小顆藥，你就照著做吧！」他連續說了兩次，而且在我離開超音波室時，陪我走過擁擠的通道，出了大門，目送我離開才回到辦公室。這樣的偶遇，讓我銘記於心，從中的恐慌與疑惑也頓時消失。

我得到他的幫助不止於此，還有我在進

行在臺灣的香港人研究找僑生訪談遇到瓶頸時，他拿起手機打電話給刁翠美醫生（香港僑生），我還以為他在開玩笑。我也不客氣地馬上與刁醫生聯絡上，約了見面的時間，讓我的滾雪球抽樣的質性訪談可以用得上。謝醫師知道我正在翻譯一本書，就順口說，「書中如果只有文字，會讓人看不下去，多用點照片吧！」我馬上把許多照片找出來，加在各個章節。

謝醫師在催生醫用超音波學會的成立上貢獻很大，我請教謝醫師的秘書陳輔卿小姐，瞭解了整個過程。原來是這樣的，謝教授於1984年與被稱為臺灣「近代產科學之父」陳哲堯教授共同發揮影響力，結合各醫院、各分科的同仁成立了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。這個學會從一開始就以推動超音波相關教育為目標，先後設立了婦產科、腸胃科、心臟科、小兒科、泌尿科、胸腔科、骨骼肌肉科、眼科、內分泌科、乳房超音波等等初級及進階課程。他創造臺灣這樣深入基層的高水準醫療超音波，佳惠無數的病人。

謝醫師與陳教授致力於臺大超音波研究與服務，引領臺灣的醫療界。不僅如此，謝醫師更在1992年成立臺灣第一個周產醫學中心，招收並訓練來自全國的周產相關醫療的

典型在夙昔～紀念謝豐舟教授

婦產科醫師，同時推動全國母血唐氏症篩檢計劃，建立了臺灣唐氏症篩檢的常規檢查。

謝醫師考量臺灣乳癌的實際情況，認為必須建立以下的架構，使乳癌得以有效防治：（1）第一線，外科、婦產科、家醫科醫生－在每年例行抹片檢查時，為婦女進行乳房觸診以及超音波檢查，必要時可同時進行乳房X光檢查。（2）第二線，成立乳房影像檢查室，由有經驗的放射科或外、婦科醫生主持，可以將第一線發現之疑似病例使用超音波、乳房X光檢查或磁振造影（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, MRI），配合細針穿刺細胞檢查或粗針切片病理檢驗確立診斷。（3）第三線，由乳房外科醫生進行必要的外科治療。（4）第四線，良好的病理診斷、放射治療、化學治療及遺傳診斷，並提供後續治療。

謝醫師認為超音波看得到1公分的惡性腫瘤，1公分的惡性腫瘤是乳癌的第一期（<2公分），好好做超音波篩檢，對乳癌防治必能達到相當的效果。他於2003年在臺大醫院成立乳房影像檢查室，致力於乳癌篩檢之推動，運作良好，並且招收訓練外科、婦產科、家醫科主治醫師，為投入臺灣乳房醫療培養生力軍，使

乳癌對臺灣婦女的威脅降至最低。

謝醫師11月10日仙逝，對他的同仁、合作夥伴、學生及病人所造成的打擊一定很大。我看到臺大醫院西址大廳放著的展覽，就擔憂會因為他的過逝而不能繼續下去。但我相信他的學生一定能傳承他的人文精神，把一直陪伴著他醫學生涯的人文與藝術造詣持續發揚光大，那將是一種能吻合謝醫師心意的紀念方式，大家一起努力吧。

後記：我有幸幫忙謝醫師的畫冊《臺大超好玩》審閱英文。這本書很快又在2016年再版一刷之前，我又作了少許的編修。那次剛好要到奧克蘭（Auckland）做臺灣移民研究，我接到謝醫師交待美術編輯 Paul的E-mail，一下飛機，就飛奔旅館，在電腦上馬上作了最後校對。我告訴謝醫師，一個錯都沒有發現到。

他知道我很認真，就說：「書中如果有錯，沒有關係。有時候要讓讀者找到錯，他們會有點成就感！」在此短文中，我附上一張具有紀念性的照片，是在完成《臺大超好玩》之編輯時，6個人在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研討室的合照。

他活出了精彩的人生，關懷他人，也活出自己。真是一個很棒的榜樣。